

# 《金瓶梅词话》语词札记

蒋宗福

近年来，有关《金瓶梅词话》语词的考释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就笔者所见，如专书词典即有王利器先生主编的《金瓶梅辞典》、白维国先生编著的《金瓶梅词典》、黄霖先生主编的《金瓶梅大辞典》（以下分别简称为王氏《辞典》、白氏《词典》、黄氏《大辞典》）<sup>①</sup>；语词汇释一类著作则有李申先生《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傅憎享先生《金瓶梅隐语揭秘》（以下分别简称李氏《汇释》、傅氏《揭秘》）等<sup>②</sup>。此外，还有大量揭橥报刊的论文，等等。这些论著，对《词话》中的许多方言俗语进行了破译诠释，为进一步研究该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之《词话》所用方言俗语的特殊性，尚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正确的答案，须继续讨论研究，以期彻底清除该书的语言障碍，为全面深入地研究该书铺平道路。因此，笔者结合平时研习所及，于部分疑难词语及其源流亦稍有所得，今略陈管见，以就正有道。

**估着 强着，执意。**第七十一回：“我因堂尊分付，就说此房来，何公倒好，就估着要，学生无不作成。”李氏《汇释》谓“估着，心中涌起某种欲念，就要急着去办。今徐州方言说‘趱着’”，所释非是。“估着要”即强着要、执意要。又第七十五回：“你昨日怎的他在屋里坐好好的，你恰似强汗世界一般，硬着来大叫他前边去，是怎么说？”“硬着来大叫”，与“估着要”句式相同，亦可证“估着”犹硬着、强着。“估着”，今四

川方言犹为常语。如《四川方言词典》：“估倒(着)……(动)①强迫；逼迫（引者按：例略）。②执意（引者按：例略）。”③

《汉语大字典·人部》：“估，方言。逼迫；强迫。唐枢《蜀簪》卷一：‘估打成招。’艾芜《猪》：‘硬要估住他赔。’”

“估”常和“着”、“住”、“逼”等连用。例如，清刘省三《跻春台》卷一《十年鸡》：“二叔叔，毒心肠，估逼为妻要下堂。”又《节寿坊》：“怎奈五旬无子，娶一妾三年不孕，估住丈夫嫁了。”刘氏为四川中江人，小说多用四川方言。又川剧高腔《拉郎配》第四场：“估逼成亲，此乃非礼之事，我绝不依从。”今并有估借要、估买估卖、估吃霸赊、估奸（即强奸）等习语。

**哈咳** 成器；学好。第四十四回：“那里看人去，恁小丫头，原来这等贼头鼠脑的，到就不是个哈咳的。”此为李娇儿的丫头夏花儿偷金被抓住后吴月娘说的话。“不是个哈咳的”，犹言不是个成器的，不是个学好的。“哈咳”一词，元曲中习见，字又作“胎孩”、“台孩”、“抬颏”等等，徐嘉瑞《金元方言戏曲考》释作“骄傲”，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解作“气概轩昂”，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释作“板起面孔，引申为气概轩昂”等等，均不适于《词话》，当为另一义。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谓“揆诸全句语意，似为夏花儿是个没出息的或上不得数的人”④，王氏《辞典》谓“哈咳”为“形容小孩憨厚老实”，黄氏《大辞典》谓“哈(hāi)咳，意即象样、光彩、体面、气派等等。一说为舒坦、自在、象样儿、得意一类的意思”，音义并误。白氏《词典》谓“气度自然；大方”，傅氏《揭秘》谓“台孩原指稳重、端方、雍容、轩昂的仪态。《金瓶梅词话》因夏花偷金‘不是个哈孩的’，即不是个稳当的”，李氏《汇释》音节索引“哈”音hāi，误，又谓“哈咳，憨实，可爱”，等等，各家所释均误。其实，姚灵犀《金瓶小札》早已确诂，谓“哈咳”“按即学好之意。今人犹有此语，疑元代语也”⑤，只

是各家率意非议姚说，不肯信从。《韩湘子全传》第十回：

“湘子见众人唧唧喳喳的碎聒，便踉踉跄跄立起身来，呵呵大笑，唱《浪淘沙》道：‘酒醉眼难开，倒在长街。人人笑我不哈咳。动问先生居何处？家住蓬莱。’”“人人笑我不哈咳”，即人人笑我不学好，或人人笑我不成器，与《词话》义同。今四川方言音义并存。例如，《四川方言词典》：“不胎孩bu<sup>2</sup> tai<sup>1</sup> hai<sup>4</sup> 没出息；不正经：骂那个～的，才愿意跟你这道牢门！（大三78）——几十岁的人了，还做这种不要脸的事，真是老不～。”⑥“大三”指李劫人的《大波》第三部。“不胎孩”不限于年龄，也可说“小不胎孩”。轻则不成器、不学好，重则不是个好东西，均可骂作“不胎孩”。“原来这等贼头鼠脑的，到就不是个哈咳的”，正是月娘骂夏花儿不是个好东西。元佚名《村乐堂》楔子：“那个弟子孩儿，不似好人，偷东摸西，打发他去了吧。”其义与《词话》正同，亦可资佐证。

**虎口** 隐指阴户。第三十二回：“吴银儿道：‘张小二官儿，先包着董猫儿来。’郑爱香道：‘因把猫儿的虎口内火烧了两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这日只散走哩。’”王氏《辞典》谓“虎口”为“掌中大拇指食指相连处”，白氏《词典》谓“虎口”为“拇指与食指相连的部位”，黄氏《大辞典》谓“虎口，指大指、食指根处”，《金瓶梅注评》释“因把猫儿的虎口内火烧了两醮”，谓“旧时男女两人相好，往往用艾绒燃着肉体为誓。此说张小二官儿与董猫儿要好，已好到在董猫儿虎口内（大指与食指根处之间）打醮两次了（打醮一次发一次誓）”⑦，恐均非是。“虎口”，当为女阴的讳饰语。《词话》全书写嫖客以香火烧妓女或姘头，多烧阴部或心口。例如，第八回：“西门庆道：‘你且休慌，我还要在盖子上烧一下儿哩。’”又第六十一回：“烧了王六儿心口里，并毡盖子上、尾停骨儿上共三处香。”又第七十八回：“当下西门庆，就在这婆娘心口与阴户烧

了两炷香。”又：“西门庆道：‘我儿，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烧炷香儿。’老婆道：‘随爹拣着烧炷香儿。’……西门庆袖内，还有烧林氏剩下的三个烧酒浸的香码儿。撇去他抹胸儿，一个坐在他心口内，一个坐在他小肚儿底下，一个安在他毯盖子上，用安息香一齐点着。”崇祯本第六十一回回目即径作“西门庆乘醉烧阴户，李瓶儿带病宴重阳”，等等。“因把猫儿虎口内火烧了两醺”，是妓女郑爱香当着众人说的话，故有所讳饰。又《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这先生同不的汪先生，利害多着哩。你还象在汪先生手里撒津。别说先生打你，只怕你娘那没牙虎儿难受。”这是狄员外教训其子狄希陈的话。“没牙虎儿”，显系一句骂人的秽语，即女阴的讳饰语，亦可证。另外，古代便器叫虎子、伏虎。《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褻器”郑玄注：“褻器，清器、虎子之属。”孙诒让正义：“虎子，盛溺器，亦汉时俗语。”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卷四：“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明朱谋埭《骈雅》卷四：“伏虎、械箭、溺器也。”抑或是“虎”与性器就有了某种联系。这正如脚之于性器（参下“洗脚、洗坐脚”条），并连及鞋，如市井口语之“破鞋”，均属连类而及。

**醺** 灸瘳或用香火等烧灼一次叫烧一醺。第三十二回：“因把猫儿的虎口内火烧了两醺，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金瓶梅注评》所释已见上条，此略。又第五十九回：“告过主家奶奶，必须要灸几醺才好。”白氏《词典》谓“醺”为“灸烤人体穴位用的艾绒柱。明·李实《蜀语》：‘艾柱曰燂。’”此失之过泥。“烧了两醺”，并非实指烧了两个艾绒柱，当指用香火烧了两次（参上“虎口”条）；“灸几醺”也非灸几艾绒柱，而是指用艾绒柱烧几次。“醺”，字或本作“燂”。《说文·火部》：“燂，苙火被也。从火，爵声。”段玉裁注：“苙，束苇烧之也；被，除恶之祭也。”“燂”即古代一种燃烧苇苙以被除不祥的活动。

例如，《吕氏春秋·本味》：“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爇一爇火，衅以牺豝。”又引申指灸烤人体穴位驱除病痛用的艾柱。

《蜀语》即谓此。写作“醺”，则为同音借用。今四川方言仍把灸瘰叫“烧艾爇（爇）”<sup>⑧</sup>，时间则不限长短，所烧艾绒柱亦不限多少，其义当与《词话》同。也把抽一次烟（多指旱烟）叫“烧一爇（爇）”<sup>⑨</sup>。大概因为抽旱烟一般是抽之前自己临时包裹，与以苙火祓除不祥及以艾柱灸烤人体穴位以驱除病痛有某种相似之处。如说“这叶子烟有劲仗，来烧一爇（爇）”。甚至四川方言把补锅补一次也叫补一爇（爇）。

小衣 小衣儿 小衣裳儿 裤子；内衣。第八回：“（潘金莲）身上只着薄紬短衫，坐在小机上。……（打迎儿）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来，分付在旁打扇。”第五十一回：“王六儿正在屋里替他（韩道国）缝小衣哩。”第七十回：“（如意儿道：）‘我没件好披袄儿，你趁着手儿，再寻出来与了我罢。有娘小衣裳儿，再与我一件儿。’西门庆连忙就教他開箱子，寻出一套翠蓝段子袄儿，黄绵绸裙子，又是一件蓝潞绸绵裤儿。”“小衣”，王氏《辞典》释为“衬裤”，黄氏《大辞典》释作“贴身内裤”，白氏《词典》释为“内衣；衬裤”，均不确。李氏《汇释》释五十一回例谓“小衣儿，衬裤。《拍案惊奇》六：‘一直抱将过来，走到床前，放倒在床里，便去乱扯小衣。’《红楼梦》三十三：‘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小说词语汇释》释作‘裤子’，应为内裤”。其实，陆澹安释“小衣”为“裤子”是正确的，李氏非之未当。上举《词话》第一例和第三例，答案即在句中。潘金莲虽在自己家中，似亦不可能赤裸下体打人；如意儿得到的是一件蓝潞绸绵裤儿，“小衣”、“小衣裳儿”无疑均指裤子。用鲁南方言写成而稍晚于《词话》的《醒世姻缘传》中，“小衣”也指裤子。如第九回：“‘这一匹水红绢，叫裁缝替我裁个半大袄；剩下的，叫俺嫂子替我做件

绵小衣裳，把这二斤丝绵絮上。’……老计父子果然做了衣裳，一一完备，用包袱包了，送于计氏。……（计氏）下面穿了新做的银红绵裤，两腰白绣绫裙。”可见“绵小衣裳”就是绵裤，非绵内裤。李氏所举两例，前文并未交待已脱下了裤子才抱走或打屁股，故“小衣”也当指裤子。《红》书接下来写宝玉被抬回怡红院，第三十回开篇即写袭人为宝玉褪中衣，亦可证。清翟灏《通俗编》附《直语补证》：“俗呼裤曰小衣。”今四川方言“小衣”也指裤子，川北方言甚至专指女裤。又据《醒世姻缘传》透露，似乎当时还不习惯穿内裤。如第十三回：“原来妇人见官，自己忖量得该去衣吃打的，做下一条短短的小裤绷在臀上，遮住了那不该见人所在，只露出腿来受责。珍哥却不曾预备，那日也甚不成光景。”准此，《词话》第九十回，春梅叫家人张胜、李安剥去孙雪娥衣裳打三十大棍，“雪娥只是不肯脱衣裳”，孙二娘也在旁边再三劝道“随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罢”，也就不难理解了。

《词话》中“小衣”，也可指内衣。如第七十五回：“（如意儿）又道：‘这柱腰子还是娘在时与我的。’西门庆道：‘我的心肝，不打紧处，到明日铺子里拿半个红段子，与你做小衣儿穿。’”“做小衣儿穿”，犹做内衣穿。

另外，《辞源》亦释“小衣”为“内裤”，并引《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下来，递与宝玉”为书证，所释亦非是。《红》书中男人如蒋玉菡者，未见只着内裤而招摇过市矣。《辞源》所引书证后，紧接着就写贾宝玉与蒋玉菡交换汗巾子后回到园中，“睡觉时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那条还我罢。’”前说“系小衣儿”，后说“系裤子”，可见“小衣”即裤子，《辞源》不察，释义未是。《汉语大词典》释“小衣”为“内裤；裤子”，较《辞源》为胜，可参。

**养虾蟆得水蛊儿病** 比喻好心无好报。水蛊儿病即水肿病。

第十八回：“我想起来为甚么？养虾蟆得水蛊儿病，如今倒教人恼我。”又第四十一回：“你的便浪擗着图扳亲家耍子，平白叫贼不合钮的强人骂我。我养虾蟆得水蛊儿病——着什么来由来？”又第八十六回：“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卖出田一般，咱顾不的他这许多，常言养虾蟆得水蛊儿病，只顾教那小厮在家里做甚么！”白氏《词典》谓“虾蟆（蟾），青蛙。水蛊儿病，中医指腹水膨胀之症。养虾蟆和得水蛊病并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只是借用二者都有腹部膨胀的特点。为养虾蟆却得了水蛊病，比喻为了别人的事却落得自己受害，故‘歇着什么来由’，意即‘为着什么’”，释义是。黄氏《大辞典》说“此句谓养水中虾蟆而中毒得病，比喻做好事不得好报。‘水蛊儿病’，即水毒病。中医学认为，包括水毒在内的诸种‘虫物而病害人者’为‘毒蛊’”，所释不确。“水蛊儿病”即水肿病。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说浙江嘉兴、武义把浮肿病泛称“水肿”或“水肿病”。

“养虾蟆得水蛊儿病”，其语由来甚早。《敦煌变文集·燕子赋》：“养虾蟆得痲病，报你定无疑！”又《茶酒论》：“茶吃只是腰疼，多吃令人患肚，一日打却十盃，肠（腹）胀又同衙鼓。若也服之三年，养虾蟆得痲病报。”“水蛊儿病”即“水（痲）病”。《魏书·房景伯传》：“及母亡，景伯居丧，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此得水病之由，是长期营养不良，也与《茶酒论》所谓茶多吃腹胀如同衙鼓有相似之处。《灵枢经·四时气》：“风痲肤胀，为五十七疔。”马蒨注：“痲，即水。以水为疾，故加以疾之首。”“肤胀”，即肿病特征。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四“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也取其腹胀的特征。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一：“水肿，上式许反，肿病也。经文作痲、脉二形，非体也。”蒋氏说至于养虾蟆何以会得肿，则已无从索解。虾蟆与肿病相连，

据徐复先生说，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一有水肿候，引《养生方导引法》：“虾蟆行气，正坐，动摇两臂不息，十二通，以治五劳、水肿之病。”认为这是用气功治水肿病，可备一说。

**洗脚 洗坐脚** 隐指清洗阴部。第七十八回：“佳人忙掩朱户，男子则解衣就寝，妇人即洗脚上床，枕设宝花，被翻红浪。”第九十二回：“上房经济和冯金宝还在被窝里，使他丫头重喜儿来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洗脚”、“洗坐脚”各家无释，当隐指清洗阴部。《词话》写性事，除匆忙苟且外，多写妇人事前“澡牝”。例如，第十三回：“晚夕金莲在房中香薰鸳被，款设银灯，艳妆澡牝，与西门庆展开手卷，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第七十九回：“一面将纸门关上，澡牝干净。”等等，例多不赘举。第七十八回例写西门庆再次与林太太苟合，妇人“洗脚”，显然不是真的洗脚。近代白话中，“脚”、“腿”常与屙并用，《词话》第二十六回有“关小厮屙脚儿事”，第三十一回、第三十五回均有“管我腿事”，“脚”、“腿”均即屙(鸟)的讳饰语，笔者曾有拙文论及，可参看⑩。“脚”指性器，今四川市井口语犹存，如骂人谓“你妈那脚”，即是一种“文”骂。人以屁股而坐，《词话》以“坐房”指性事，当亦与此有关。如第四十七回：“(西门庆)吃了几钟酒，与老婆坐了回房，见马来接就起身家去了。”又第八十六回：“薛妈教他媳妇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两个在里间自在坐个房儿。”屁股或臀部之于性器，好比尾之可指性器，因此两性人即叫“二尾子”。例如，《词话》第九十六回：“又一人说：‘你相他相，倒相个兄弟。’又一人说：‘倒相个二尾子。’”明贾鳧西《木皮词》：“天启朝又兴了个不男不女二尾子货，和他奶母子客氏滚成窝。”《醒世姻缘传》第八回：“没的那郭姑子是二尾子，除了一个屙，又长出一个屙来了？”“尾”又可指鸟兽等交配。例如，《书·

尧典》：“鸟兽孳尾”。伪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故“坐脚”亦实指性器。

**偎干就湿** 婴儿睡干处而自己睡湿处，形容母亲抚养子女的艰辛和博大无私的母爱。第五十九回：“想着生下你来，我受尽了千辛万苦。说不的偎干就湿，成日把你耽心儿来看。”这是官哥儿死后李瓶儿的哭诉。白氏《词典》谓“偎干就湿”为“把婴儿放干处而自己睡湿处，形容照料婴儿的辛苦”，是。李氏《汇释》谓“‘偎’、‘就’都是挨着、靠上去的意思。‘干’、‘湿’指屎、尿。此形容母亲抚养孩子的勤劳、辛苦”，吴士勋等主编《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亦谓“偎干就湿，形容带孩子的辛苦。干、湿：指屎尿”，释“干”、“湿”指屎、尿，殊误。“干”实指被窝干处，“湿”指被窝被孩子尿湿之处。例如，元佚名《神奴儿》第三折：“想着他咽苦吐甘，偎干就湿，怎生抬举。”此亦谓母亲抚养子女之不易，“偎干就湿”与《词话》义同。亦作“偎干湿”、“煨干就湿”、“回干就湿”、“推干就湿”等。如元刘唐卿（一说佚名）《降桑椹》二折：“俺母亲偎干湿三年乳哺，更怀耽十月劬劳。”佚名《小张屠》二折：“将亲娘煨干就湿都正过，四十年受苦奔波。”王伯成《贬夜郎》三折：“更做个抱子携男，莫不成回干就湿！”大足宝顶大佛湾石窟北岩东侧第15号龕为《父母恩重经变相》，其中第五为“推干就湿恩”造像，榜题谓“干处让儿卧，自身睡湿处”。此语由来已久，敦煌写卷中用例甚夥，均作“回干就湿”当是该词语正例。如斯778王梵志诗：“欲似养儿毡，回干且就湿。”张锡厚先生《王梵志诗校辑》谓“回干就湿，比喻去生就死”，亦误。其实，《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伯2418）已讲得非常清楚：“回干就湿者，经道干处儿卧，湿处母眠，三年之中，饮母白血。……回干就湿为常事，三载辛勤情不已。”此谓《父母恩重经》说，回干就湿即干处让儿女睡，母亲

则睡孩子尿湿之处。又云：“湿处母眠，干处儿卧。十月之内，受无限艰辛；三年之中，饮没量多血乳。”又：“回干就湿最艰难，终日驱驱（驰）更不闲。……每将干暖交儿卧，湿处寻常母自眠。”又北河字十二号：“回干就湿是寻常，乳哺三年非莽鹵。”又《维摩诘经讲经文》：“父母系心最切，是腹生之子，……回干就湿，恐男女之片时不安。”《敦煌变文集补编·孟兰盆经讲经文》：“故《父母恩重经》云：又母有十种恩，卒难报答。……五者回干就湿恩，……干处唯留与子眠，湿处回将母自卧。”斯2204《父母恩重赞》：“父母恩重十种缘，第一怀耽受苦难。……第五渐渐长成人，悉饥愁渴又愁寒，干处常换儿女卧，湿处母身自家眠。”斯4438《十恩德》之第六即“回干就湿恩”，亦谓“干处与儿眠，不嫌污秽与腥膻，慈母卧湿毡。”以上各例，均以“回干就湿”形容母亲抚养儿女之艰辛。张涌泉先生认为“‘煨’‘偎’应是‘回’的音误字”，“六朝以来‘回’每用作‘换’义”，“‘回干就湿’之‘回’亦正‘换’义，意谓母亲把干燥处换给幼儿睡，而自己则睡到幼儿尿湿之处也”<sup>⑩</sup>，其说可从。《汉语大词典》谓“偎干就湿”为“形容母亲抚育幼儿之辛苦。谓幼儿溺床，母亲宁可以身就湿，使小儿卧处常干”，但引例为元佚名《冻苏秦》二折，时代稍晚；无“回干就湿”条，语源失考。

**使心柱肝** 形容肚子里的曲儿装得满满的。第三十三回：“那小伙儿吃他奈何不过，说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里使心柱肝，要一百个也有！’”王氏《辞典》谓“使心柱肝”为“用心用力。按中医五藏之说，肝主筋与运动。《素问·经脉别论》：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滋养）气于筋’，实不着边际。白氏《词典》谓“形容竭力思索，挖空心思”，说肚子里竭力思索或挖空心思，扞格难通，所释非是。李氏《汇释》谓“肝，肝胆。使心柱肝，犹言大着胆子”，说肚子里“大着胆子”，显然于情

理不通，所释亦误。“使心柱肝”，“柱”即“拄”，“使”、“拄”互文，犹言肚子装的满满的，故下句说“要三百个也有”。张竹坡批评本《金瓶梅》作“撑心柱肝”，意思更为显豁，可证。然《词话》取义亦有所本。《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七卢仝《月蚀》：“撑肠拄肚僵傀如山丘，自可饱死更不偷。”此谓肚子里装满了食物，撑得鼓鼓的。后比喻人有满腹学问。《苏轼诗集》卷八《试院煎茶》：“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元杜本辑《谷音》卷下《古碑文》：“撑肠拄肚书万卷，临风欲言牙齿落。”清金农《怀人绝句》之十七：“谈笑项侯妙天下，撑肠拄腹多异书。”《词话》“使心柱肝”，即“撑肠拄肚”、“撑肠拄腹”的意思。

**抓去身上喜** 隐指夺去处女膜初破时的元红。第二十五回：“也是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来，骑在画板上，把身上喜抓去了。落后嫁与人家，被人家说不是女儿，休逐来家。”李氏《汇释》谓“抓，犹言收、拿。抓去身上喜，意为小产”，按上下文中并未说到“小产”之事，所释非是。白氏《词典》释“喜”谓“指处女膜”，傅氏《揭秘》谓“身上喜”为“隐指处女膜”，但“抓去身上喜”并非即“抓去处女膜”，所释亦误。其实，旧时称处女膜初破时的元红为喜（《汉语大字典》“喜”无此义项），故往往于成婚礼后次日晨向初婚新娘讨喜、验红。不见喜红，往往有被休逐者，因而也有弄假蒙混者。例如，《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五回：“薛三省媳妇笑道：‘怎么？姐姐的家伙没的破了？’……薛三省媳妇说：‘俺小哥不知取了喜不曾？’”又第七十二回：“寻了尺把白杭细绢，拿了一只雄鸡，把大针在那鸡冠上狠掇（剜），……挤出血来，滴在白绢上面，假妆是程大姐破身喜红。”结果，合卺之夜，新郎官发现程大姐不是处女，没能蒙混过去，被休逐回家。又如，《续金瓶梅》第二十三回：“到了天明，这些帮客早已到门，大喊要喜酒吃。师师也差人讨喜。只

见银瓶藏着一方汗巾在袖中再不肯放，被巫云来夺了去，大家妇女笑成一块，……留众客验红。”又，《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搜到当面，问了他卧房在那里，到里一搜，搜出白绫汗巾十九条，皆有女子元红在上。又有簿籍一本，开载明白，多是留宿妇女姓氏、日期，细注某人是某日初至，某人是某人荐至，某女是元红，某女元系无红，一一明白。”故可知《词话》“身上喜”即指破身元红，是说周小姐荡秋千不小心滑下来，骑在画板上，致使处女膜破裂失去喜红。

**纂** 贬低，诋毁，说别人坏话。第十二回：“也不枉说的，恁一个尿不出来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头。”又第二十五回：“那个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篇舌头。”“纂”为贬低、诋毁。“纂一篇舌头”，即说一通坏话。白氏《词典》谓“纂舌头，编假话诬蔑人”，李氏《汇释》谓“纂一篇舌头，犹言嚼一通舌根。言人凭空捏造谎话，搬弄是非。纂，编造”。吴士勋等《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谓“纂，捏造事实，诬陷他人”<sup>⑫</sup>，释义均泥于字面意思，仅得其仿佛。“纂”当即“湊”的借字。《说文·言部》：“湊，数也。一曰相让也。从言，耑声。读若专。”段玉载注：“谓数相责也，今音读上声。相责让，二义略同耳。”朱骏声通训定声也说：“按数其过而诮责之。”即列举过失并加以责备。《广雅·释诂二》：“湊，让也。”“让”即责备。《广韵·仙韵》职缘切，释义引《说文》。又引申为凡贬低、诋毁、说别人坏话均叫湊。清吴肃公《明语林·方正》：“同考官互相湊诋。”“互相湊诋”，即相互诋毁推诿。这一音义今天仍保留在四川方言中，如《四川方言词典》：“转 zuan<sup>3</sup>（动）〈新〉贬低：不要把人家～烂了！人家就一点是处都莫得？我不信。”<sup>⑬</sup>不过编者认为“转”是一个新词，这是不正确的。其实，“把人～烂了”，是说把人贬得一无是处。“转”是贬低、诋毁的意思，本字即《说文》之“湊”，《词话》写作

“纂”，也见于其他白话小说。例如，《醒世姻缘传》第九回：“我没的因小女没了，就枉口拔舌的纂他！”此为计老汉因女儿被女婿晁源虐待致死，对晁源邻居禹明吾数落晁氏父子的为人所说的话。“纂他”，即诋毁他、数落他的不是。又第五十九回：“惯的个汉子那嘴就象扇车似的，象汗鳖似的胡铺搭，叫他甚么言语没纂着我。”其义亦同。此与《说文》所释“端，数也。一曰相让也”，若合符契。

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来 意思是说即便做起来简单，也不是立等可取的。比喻做任何事情总得有个过程。第十一回：“这孙雪娥不听便罢，听了心中大怒，骂道：‘怪小淫妇儿，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预备下的粥儿，又不吃，忽刺八新梁兴出来，要烙饼做汤，那个是肚里蛔虫？’”此为潘金莲使春梅到厨房为西门庆催要烙饼时孙雪娥说的话。“打”或为“铸”之音讹。例如《醒世姻缘传》第十三回：“珍哥问了抵偿，方知道那锅是铁铸成的。”今四川方言有习语“锅儿是铁铸（dào<sup>4</sup>）的”，可为佐证。又唐范摅《云溪友议·蜀僧喻下》引初唐王梵志诗：“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又见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十“梵志诗”、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一引。）宋释惠洪《林间录》卷下引唐释寒山诗：“铸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显然，寒山化用了王梵志诗。“铸”，四川方言音dào，且由来已久。明末清初李实《蜀语》：“铸铜铁器曰铸○上铸音注，下铸音到。”<sup>⑭</sup>清末张慎仪《蜀方言》卷下亦谓“铸铜银器曰铸”，自注：“下铸字今音若到。古从寿得声之字有作到音者，如翻、搗、祷诸字是也。”<sup>⑮</sup>“打”、“铸”音近易混。又铸本意是熔金属或以液态非金属材料入模冷凝成器物。《说文·金部》：“铸，销金也。从金，寿声。”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古铸字象手铸器形，下象炉火，中为金，以火销金曰铸。”《急就篇》第十二章“锻铸铅锡镠錠樵”颜师古

注：“凡金铁之属，椎打而成器者谓之锻，销冶而成者谓之铸。”据此，《词话》“打”亦当为“铸”（dào）之音讹，因为锅多为熔生铁浇铸而成，一般不是用熟铁椎打而成的。明白了铸字的意思，“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来”就容易理解了。另外，《词话》第二十六回：“怪贼黑囚，你还嗔老娘说，一锹就撅了井，也等慢慢来。如何今日也做上买卖了？”“一锹就撅了井，也等慢慢来”这句俗语，与“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来”意思相同，也有助于理解其含义。

**瘳病** 弯（腰）。第二十四回：“你老人家还说哩，昨日险些儿子（腰）累瘳病了哩！”又第八十二回：“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后边拉住我听宣《红罗宝卷》，坐到那咱晚，险些儿没把腰累瘳病了。”“瘳病”，王氏《辞典》谓“即驼背。此处借用，极言劳累过度”。李氏《汇释》谓“瘳病，即‘痿痠’（‘痠痿’的倒文），今作‘罗锅’，驼背。‘累瘳病了’即累成罗锅了，直不起腰来了。与‘闪腰’（腰部筋肉扭伤）不同（释见《小说词语汇释》）”，郝政民等《古书未释词语荟释》释“瘳病”为“驼背”<sup>①⑥</sup>，白维国、陈霞村先生均释之为“驼（驮）背；弯腰”<sup>①⑦</sup>。今按释“瘳病”为“弯腰”是，释作“驼（驮）背”则非。“瘳病”指驼背，这本没问题，但《词话》中则只有“弯（腰）”义。“腰累瘳病了”，是说腰累弯了，今通语正谓把人腰累弯了，而不是“腰累驼背了”。“瘳病”，字本作鑪锅，为军中煮饭的一种锅。《说文·金部》：“鑪，铍鑪也。从金，羸声。”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铍鑪，《声类》：小釜也。亦土釜也。”《篇海类编·珍宝类·金部》：“鑪，铍鑪，小釜。一曰温器。”《蜀语》：“军中赤金小釜曰鑪锅○鑪音罗”，俗作铍，非。”<sup>①⑧</sup>《蜀方言》卷下：“军中小釜曰锅。”<sup>①⑨</sup>“鑪锅”亦作“铍锅”。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回：“马上有带得铍锅的，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便就山边拣干处埋锅造

饭。”陈衍辑《元诗纪事·杨允孚》：“皮囊乳酒铍锅肉，奴视山阴对角羊。”今四川方言仍把军中煮饭的锅叫“铍锅”。因驼背的形状有如铍锅，故以铍锅儿戏称驼背，四川又叫“背锅子”。顺便说一句，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即如此取义。又因驼背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故义符改作“疒”，即作“瘳病”。蒋礼鸿先生《〈金瓶梅词话〉语词札记》谓“《集韵》去声三十八箇韵：‘瘳，病也。’平声八麻韵：‘病，病也。’这里大概是痠痛的意思”<sup>②①</sup>，此分释联绵词，亦误。其实，“瘳病”，今已为通语。《现代汉语词典》谓“罗锅”为“弯（腰）：～着腰坐在炕上”，此正与《词话》义同，可参证。又杨朔《三千里江山》：

“叫他上床也不上去，罗锅着腰坐到空木箱上。”此亦指弯腰，正好是《词话》“腰累瘳病了”的倒说。“罗锅”《现代汉语词典》虽已收录，各家或均未及见，所释亦不确，故有必要正本清源，以纠其误。

**东西** 出走，离去。第四十二回：“如借债人东西不在，代保人门面南北躲闪，恐后无凭，立此文契不用。”此写王三官儿借银子立契事。“东西”，各家均无释。蒋礼鸿先生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东西”条释作“外出，逃走”，可从。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高昌延和元年（公元六〇二年）□□宗从左舍子边举大麦券》：“若□□宗身东西不在，仰妇儿偿使毕。”与《词话》同为立契事，句式亦同。又第七册《唐景龙三年（公元七〇九年）十二月至景龙四年（公元七一〇年）正月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乃被前件夫堂弟见阿白夫并小郎等二人逃走不在，独取四亩，唯与阿白二亩充二丁分。”“东西不在”、“逃走不在”句式相同，则“东西”犹谓“逃走”。杜甫《无家别》诗：“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东西”，犹谓四处奔逃。《敦煌变文集·王昭君变文》：“晓夜不离丧侧，部落岂敢东西。”“东西”，犹擅自离开。敦煌写卷伯2718王梵志诗：

“耶娘年七十，不得远东西。”《唐会要》卷六十八：“旧制，刺史已除，替人未到，依前管一应务，并给俸料。待替到交割，便听东西。”“东西”均犹出走，离去。

**花栲栳儿** 盛放各类丝绒绵线的小篮子，既可挂在身上便于发卖货物，又可作店铺的标志。第七十七回：“到房子内，吴二舅与来昭正挂着花栲栳儿，发卖绸绢丝绵，挤一铺子人做买卖，打发不开。”李氏《汇释》谓“花栲栳儿，一种染上彩色的盛物器”，所释非是。栲栳是一种用荆条或柳条等编成的篮子，“花栲栳儿”是以其功用而得名，并非本身要“染上彩色”。好比庆贺时用作礼物送人的花篮，不一定将篮子本身染上彩色一样。况且，《词话》中类似的器物就很多。例如，第七回屡将装花翠首饰的小箱子叫“花箱儿”，第二十八回、三十一回将装香料的小口袋叫香袋儿（子），第四十三回把方形大火炉叫“火厢”，第六十八回将盛炭火用于暖手并薰香的器具叫“火笼儿”，第七十五回将薰衣被的器具叫“薰笼”，等等，皆以所盛之物或其功用命名。又如，旧时把放置巾帕、文件等的小箱篋叫“巾箱”，“闺中用素纸收置零星绒线等物，杭俗谓之针线本”<sup>②</sup>，等等，其命名亦同《词话》。今四川农村将装针头麻线的小篮子叫“线簸簸”、“麻篮篋”，把装零碎布片的篮子叫“片篋子”，取义仍同。由此可知，“花栲栳”并非是“一种染上彩色的盛物器”，其本意当是说吴二舅与来昭两人身上正挂着装各色丝绒绵线的篮子在发卖绸绢绒线丝绵。白氏《词典》谓“花栲栳”为“在藤编的圆圈上结扎五颜六色的丝线，是绒线铺子的招牌”，所释亦不确。“栲栳”非“藤编的圆圈”，且“栲栳”条谓“即巴斗”，“巴斗”条释作“柳条编成的圆斗形器具，用来盛东西。也叫栲栳”，自相龃龉。至于说“花栲栳儿”是“绒线铺子的招牌”，据宋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写张胜在其母的开导下，操起了父亲过去卖胭脂绒线的生意，在门前“挂着花栲栳为

记”，所释则是。这正如今修配锁钥的店铺常在显眼处挂一把大钥匙作标志一样，不难理解。

**注：**

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中华书局，1991年3月第1版；巴蜀书社，1991年10月第1版。

②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3月北京第1版；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③⑥⑧⑨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P128, 24, 342, 472, 183。

④台湾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12月第1版。

⑤《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8月初版。

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P287。

⑩《〈金瓶梅词话〉校补》，《文献》，1995年第3期，P45—46。

⑪《语词辨析七则》，《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1期，P44—45。

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P1344。

⑭⑮黄仁寿等校注本，巴蜀书社1990年6月第1版，P177, 123。

⑮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与《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合一册P326, 325。

⑰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P391。

⑱《〈金瓶梅〉词语补释》，《文献》，1994年第2期，P43。

⑳《文献》，1991年第3期，P74。

㉑张慎仪《方言别录》（参注⑮），p215。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